

1111

麗水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丽水文史资料

第十辑

(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丽水文史资料第十辑目录

难忘的 1949 年	杨宪澄 (1)
与渡江大军会师经过	陈史英 (10)
丽水县解放前后人民政权建设的片断回忆	季 行 (18)
丽水县人民政府首次命名的经过	吕泽民 (27)
回忆接管丽水的工作	朱增德 (33)
进城之后二三事	朱增德 (37)
丽水解放初税务工作概况	王嵩云 (41)
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六个月	钟玮琦 (46)
接管工作点滴回忆	杨瑞林 (53)
丽水解放初区乡政权的建设	王耀波 (55)
解放初的莲城镇人民镇公所	吴显荣 (58)
回忆消灭陈迪化匪股经过	柳 林 (62)
回忆解放初的保卫小组	倪政新 (86)
蔡洪登股匪的始末	吴显荣 (91)

为巩固基层政权的一场生死搏斗	钟玮琦 (96)
黄东山谈剿匪斗争	顾锦荣记录整理 (101)
深入匪穴	吴于南 (104)
丽水县土地改革概况 (资料摘编)	王一民整理 (108)
在减租反霸和土改斗争中的经历	钟玮琦 (118)
曳岭区减租工作情况	兰周根 (124)
回忆沙溪村土改工作	朱增德 (128)
丽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四次会议情况	张洪田 (135)
参加丽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五次会议的回忆	吴学融 (139)
建国初期的国营公司	毛传书 (141)
我所享受过的供给制	钟玮琦 (146)
回忆解放前夕的处州中学	季 行 (150)
丽水籍民国将领李祖白	朱 文 (160)
“西安事变”护蒋出华清池的丽水人	翁立初 (166)

丽水飞机场的第一次重要作用..... 翁立初 (169)

抗战时期在丽水沙溪村印刷货币的情况

..... 夏应铎 (172)

丽水回族的由来和风俗..... 马鉴勋 (177)

读者来信摘录..... (184)

对六十三团朱赵营长之死的补正

..... 陈康绩 (187)

后语..... (189)

附：关于征集建国后地方建设文史资料的意见

..... (191)

难忘的 1949 年

杨宪澄

解放前夕的活动

1949 年 2、3 月间，我正式接受地下党布置，负责丽水城区的联络工作。记得第一件事，是我与秘密前来联系的武工队政治指导员王老五同志一起，以原来在城区负责过地下党的樊康平夫妇名义，看望了与樊私谊较深、思想进步的顾学西、黄绮霞、阙大中、阙大伟等人，希望他们为地下党做力所能及的事。顾学西当时在丽水地方银行，是行长周剑云的业务骨干，为人正直，倾向革命，曾被列入国民党特务制订的 12 人黑名单。所以他得知我们是代表地下党来看望他时，异常激动，表示几年来受够国民党的乌气，只要共产党相信，将尽力相为。黄绮霞是广东人，生性沉默寡言，当时在旧县府工作，人际关系很好，她既是虔诚天主教徒、家庭中贤惠媳妇，又是与地下党员如陈荔风、郑美娥、朱赛丹等都有交往，思想进步，同情革命，在关键时刻，见义勇为。1947 年 7 月陈荔风同志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携带幼儿匿居在她家中，她家里人知道后惊慌不已，她细致耐心做他们的工作，处理得很好。同年 8 月底国民党特务逮捕 12 人黑名单之一的范正风同志，她立即派她的小叔王智伟通知我暂

时躲藏，待了解国民党没有继续捕人的情况后，又通知我出来。阙大申、阙大伟是新四军著名作曲家洛辛的弟弟，我们在剧咏团中可算是莫逆之交。以上关系发展后，顾学西还介绍了当时在国民党县府当建设科代理科长的吴显章同志，吴是天津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与顾私交较深，吴把他的外甥聂鹤昌的手枪弄来经顾送给我，旧县府主任秘书屠泽民同志率部起义后因病被国民党 11 师逮捕杀害，吴又多方策划出面把屠埋葬，这在白色恐怖下是难能可贵的。我就是依靠着他们，严格的讲，是他们完成了党所交待的任务。

我对丽水的解放，犹历历在目。记得 1949 年 5 月 8 日清晨，我要三弟杨宪洲把一份由黄绮霞、吴显章提供的“关于国民党李延年兵团等上万溃退部队麋集丽水后，军粮征集困难，以及旧县府与永康电讯联系中断，现正与缙云联络中……”等重要情况的材料送至石牛泉庄吴章庭家（吴是老党员，他与弟弟章武都是专门来往我住处的交通员），当天中午，顾学西匆匆地通知我说：“可靠消息（当时来源是郑松年处抑或吴显章、黄绮霞处记不清楚了），你和我都要马上走，避几天，国民党快完蛋了，他们准备抓人杀人，同时估计国民党军队走之前抓民夫，抢劫……”。当时，我家因三弟杨宪洲、妹妹杨宪英以及爱人林玉娟匆匆离开城区，当晚住在芦埠小学教师林子亭处。9 日凌晨我把弟弟等人安排在我执教的青林村小学，把妹妹和爱人转移到南乡前坪村的亲戚处，我自己准备通过吴章庭向上级请示：城区无法立足，

要求上山参加部队。

果然在9日夜，旧专署独立营派兵包围搜查小王庙弄我家，因为抓不到我就把我父亲捆绑起来准备带走，由于我家与四邻关系较好，好心的房东沙高槐叫了当甲长的寿明（一位理发匠）一起向带队军官求情，这时刚好解放军前锋部队与国民党部队在城郊交火，一时枪声大作，使这些前来搜捕的国民党部队丧魂落魄，才慌忙丢下我父亲溜走了。

5月10日清晨，继一夜枪炮声后，我在前埭附近的田青山看见大批国民党军队溃退，直至近午完毕。中午我赶回城区，知道上午八、九点解放军入城肃清残敌，当时我父亲还看见驻在天妃宫的国民党团管区司令部残敌准备用煤油纵火，被解放军赶到制止。这天下午，我与顾学西主动与解放军33师师部取得联系，师部一位负责人（姓名忘了）向我们介绍了战斗简况和李延年逃跑时轿车也丢下等情况，他要我立即设法通知游击队进城。

11日黎明我去石牛泉庄找到吴章庭，要他立即通知游击队进城。中午我在石牛镇北口碰到解放军31师师长赵兰田率师部和警卫连经过，经联系后赵师长拿出一封署名收信人为林平的便信，问我认识此人否？我说这是我二弟杨先行的化名，他是这儿碧湖区的特派员。赵师长听后很高兴地和我紧紧握手说：“这是你们游击队政委的信，由你转交吧！昨天游击队和我们在老竹附近相遇，差一点发生误会。我们已经把丽水城解放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今天上午动身进城了……”。赵师长还果断地同意派了一个警卫班，由我带至白

口，将龟缩在那里的原碧湖区长徐德和率领的县中二队百余人包围缴械，人员归 31 师补充，枪支弹药归我处理，当夜我赶回城区。

军管会成立经过

12 日晨，陈史英同志带我第一次见到丽、松、遂工委书记林艺圃同志，我向他汇报了城区工作简况，介绍了顾学西、吴显章、黄绮霞等人的表现，还汇报了和 31 师配合缴了伪二中队的枪支弹药，存放在白口的情况。林听后很高兴，除了立即派人去白口运回枪支弹药外，要我立即通知顾学西、吴显章、黄绮霞三人互相见面，并一起去太平坊 33 师师部参加军管工作会议，那天会议是由政治部一位叫党波的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军管工作和接管城市政策等文件，高治国政委也参加。军管会下设文教、财经、工交三个部，正职由 33 师委派，林艺圃确定项素菁为文教部部长，顾学西为财经部副部长；吴显章为工交部副部长，主要任务是协助接管工作。我记得黄绮霞同志协助吴显章去南明山接收防空监视哨工作。在此同时，林艺圃决定成立城区支部，指定陈鸿禧为支书，梁初廷和我为干事，这是解放后城区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不久，以傅振军、宣恩金为首的中共丽水地委成立，决定张之清同志负责丽水县组建工作，林艺圃同志负责松阳县组建工作，后来我听到一些议论，说地委对林艺圃同志委派非党人士担任军管会副部长颇有微词，这样，顾学西、吴显

章协助接管工作完成后，就闲置起来。

5月下旬，张之清同志以军管会名义派陈鸿禧为公路局军代表；梁初廷为电讯局军代表；张夷为处州医院军代表，梁平（女）为助理，我为邮局军代表，并定期研究军管中的问题。记得当时邮局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经济崩溃后，邮票改值都来不及加印，有“信封贴在邮票上”之谓，后来金元券如同废纸，职工几个月没有工资，所以接管后第一件事是经张之清同志批准，从紧张的粮供站拨了一批大米，以济眉急，这样才把邮路运转起来。

保卫小组的成立

解放初，人民政府刚刚成立，机构不全，公安保卫工作尚处于空白状态，国民党则乘机发展特务组织，制造谣言，组织武装土匪，扰乱革命秩序。大约在5月底左右，地委傅振军、杜毅真同志通知陈鸿禧和我去汇报城区的敌情，决定成立保卫小组，并询问了郑松元的情况，陈鸿禧讲起郑家里曾掩护地委地下机构活动等情况。地委领导当即要陈通知郑松元参加保卫小组，同时发给两支共用手枪。当时我并不认识傅振军和杜毅真两同志，指名要我参加保卫小组使我长期纳闷。时隔多年后林艺圃同志告诉我是他向地委推荐我的。保卫小组正式开始活动，倪政新、何兴帮、吴显章也相继参加。开始小组由傅、杜领导，后来军分区参谋长叶川也插手过。重点是了解掌握特务土匪活动情况，当时大家对保卫工作都很陌生，除了懂得依靠群众外，既不懂政策，又缺少具

体工作方法，收效甚微，记得有这么一件案子，发现住在处州医院后面的特务王贤森组织土匪，活动嚣张，保卫小组前去搜捕时，适王不在，扑了空，因为不懂蹲坑守候，结果王回家发现搜查痕迹，立即翻墙逃跑，我们只将其党羽刘某逮捕。

7月15日，县政府（当时叫人民民主政府）隆重举行南北干部胜利会师大会，会后会餐，张之清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南下干部柳林同志，柳当时是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张风趣地指着我对柳说：“你不是要一个土生土长的同志吗？他算一个，你要了解什么可以找他。”不久，地委决定将保卫小组归柳林同志直接领导。南北会师后，由于干部成长的客观条件不同，彼此间或多或少地存在地域观念。柳在领导保卫小组工作中，可说是胸怀若谷，坦诚以见，加上他的组织能力和政策业务水平，彼此间情如鱼水，充分地发挥了保卫小组成员土生土长，熟悉情况，能密切联系各个阶层中的积极分子的特点，使当时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如匪首陈迪化（真名陈培章，军统特务），从宁波潜来丽水匿居在文教街三号从事发展土匪活动，立即被发现；匪首俞崇诗发展武装土匪，发现后立即介绍聂鹤昌打入匪部，最后逼使俞崇诗部下山投降；匪“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丽水情报站”吴从诚，金彭城等在西园庙弄口开设温州诊所，立即被发现，并在逃跑前夕被一网打尽。其他如派黎阳裘打入蔡洪登匪股，冯应山打入陈迪化匪股等等，也都有保卫小组一部份奉献。这里需要着重提一笔的是郑松元的兄弟郑松桂先生，当时是燧昌火柴

公司老板，曾多次借重他的名望和他在“三教九流”中能广结人缘的特点，请他周旋于敌我之间，或“穿针引线”，或“搭桥”、“传话”，做了大量好事。

保卫小组在一九五一年后，因成员工作变动，遂告结束。

沉 痛 的 反 思

许多人在解放前或解放初为革命无私的默默奉献，或出生入死，或尽其所能，然而在解放后“左”的思潮下，他们中很多人竟蒙受不白之冤。

记得四月初旬，国民党十一师袭击高亭，致使游击队二大队全军覆没，王老五同志冒险来我处传达上级党委有关高亭事件简况和要求了解王桂五夫妇等同志被俘后的情况，关押地点，考虑能否派武装抢救等等。顾学西等人立即分头了解，及时提供了王桂五夫妇在刑市下坚贞不屈的表现，记得赵桂香同志被毒打后，仍坚称自己是家庭妇女。当时他们被秘密关押在廿八都，敌军看押严密，且团部在邻近黑桥（现称海潮），武装抢救方案不可能。在此前后，还发现十一师准备派兵“围剿”江南区以及云和伪参议会议长周某带了所谓地下党名单来丽水要求伪专员朱沛霖批准逮捕等情况，这些材料都是由王老五同志和吴章庭兄弟通过敌军独立营岗卡盘查带走的，事后我知道当时工委领导十分重视，都是看到材料立即研究处理的。

然而，解放后土改，厦河工作组竟然扶了一个全村人都

知道是国民党特务的刘猷庭当积极分子，刘乘机捏造事实诬陷王老五同志与父亲策划卖田，破坏土改，使王老五被开除党籍判刑劳改，镇反后期刘猷庭特务身份被揭露，判处死刑，度河工作组组长被撤职了，然而王老五的申诉却没有人受理，直到八十年代王老五同志临终前才平反昭雪。与王老五一起出生入死的吴章庭同志为解放初幼子被土匪绑架勒索，其妻曾出面与土匪周旋一事而株连被戴上通匪罪名，开除党籍清洗回家，也是到临终前才平反。顾学西在“三反”中被诬陷愤然自杀，郑松元三兄弟后来相继被戴上“反革命”、“反动资本家”、“右派分子”帽子，结局当然是凄惨的。黄绮霞的公公王承勋老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九五二年曾冲破精神上的枷锁，如实向我们反映了天主教内“圣母慈爱祈祷会”（教徒们不知道就是反动圣母军组织）初期情况，还揭发了匪首陈迪化通过理发匠艾某向神甫金骏问候的问题，当时柳林同志认为精神可嘉，曾要求办案人员记录在案，作为爱国人士有所安排。但后来却以“翻案”罪名被管制。他的儿子王智伟，解放前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曾勇敢地组织学生演出解放区的歌舞，与当时处州中学演出“白毛女”中的“年三十夜”遥相呼应。然而受父亲株连，加上抗日期间参加宣铁吾组建的铁卫队当过几个月的一般队员，该队后来被蒋介石下令强制缴械解散，把非常一般的历史问题，上纲为异己分子，从小学教师队伍中清理出去。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当时制造冤假错案负有责任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员中大多数后来也是被别人错误地处理，审

理王老五那起案件的那个中院院长，那个审判员，后来也是关的关，开除的开除，他们后来也挤在申诉的行列里，应该看到这种政治上恶性循环是“左”的思潮使政策发生断裂而造成恶果。尽管悲剧的年代早已过去了，但是心灵上的阴影难以抹去。

1992年6月9日

与渡江大军会师经过

陈史英

1949年5月初，我接组织通知，从江南区赶赴宣平境内，与区属特委委员、丽青松边区特派员林艺圃同志会面。10日这一天，在狮子山见到林艺圃同志。他告诉我，大军已于4月21日突破长江天险，进军江南，丽水的解放指日可待。一股喜悦心情，将一个月来，为了对付敌十一师追剿的紧张情绪与疲劳驱除殆尽。但接下去，组织上又把一个繁重的新任务加到我们身上。林艺圃同志先让我看路南党委给我们的指示，指出大军渡江后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由于丽水地处浙南交通中心，为人闽的门户，敌人为了保证其溃退后路的安全，必将负隅顽抗，因此，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胜利来临之前，充分估计可能出现暂时的困难，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同时，指示我们不要盲目地攻打县城，给自己背上包袱，而要抓紧时机，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为此，在我们到达之前，已从部队中抽调部分青年干部，到雪峰干校培训，并决定在岑风寺举办一期农民训练班，由我与项素普同志负责，人选已经商定并发了通知，要我们二人翌日即前往筹办。

入晚，从宣平县方向传来频频炮声，由于我们没有电

台，又身处偏僻山村，对大军渡江后的行动，无从得知，对大军过江后行动的神速更是意想不到，以为丽水的解放总还需一些时间，由于上级指示最后提到，路南军分区司令部主力部队，将配合大军解放敌人力量较弱的宣平、遂昌两个县城，因此我们估计这可能是司令部在攻打宣平县城了。

这天夜晚，星光灿烂，林艺圃同志和我走上村头的小丘阜，从稻草堆上取下两把稻草，在地上躺着，交谈一些别后的情况和将来的设想后，便各自伴着炮声做起未来的梦。直至夜深，炮声稀疏以至静寂后，始回营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好多群众前来相告，说有大批军队从曳岭下来，直向丽水方向开去，问他们穿的什么服装，都说黄色。当时我们游击队在有条件制发服装时，都是灰色的军衣，八角帽缀红星，我们也认为解放军不会穿国民党军队同样的服装，因此都作出这样的解释，昨晚的炮声是军分区在攻打宣平县城，这些军队肯定是县城解放后向丽水逃跑的国民党军队，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嚷着要打落水狗，迫使他们向我们缴械。因为当时我们丽青松边区直属部队人数不多，不能正面作战，经研究还是组织一个突击队，见机行事，歼其一部。由于我即须前去筹办训练班，没有参加这次战斗，由一大队教导员钟琛同志负责指挥。

当我与项素菁同志至黄岭上渡口等渡船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回头去看，只见章金亮同志喘着气跑向前来，对我们说，我们已与渡江大军会师了，叫我们立即回去和大军一起去解放丽水县城。在回狮子山的路上，章金亮同志把详细

情况向我们介绍。

原来从曳岭向丽水进发的不是敌军而是渡江大军，昨晚的炮声就是他们为解放宜平县城而发的。宜平解放后，大军迅速越过曳岭向丽水推进。钟琛同志率领突击队埋伏在坟圩中，见过境大军陆绎不绝，人员甚众，未敢轻易出击，因此商议，伺其大队过去后，截取尾部。等到队伍快走完了时，他们发射了一枚枪榴弹。本想趁枪榴弹爆炸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冲前去，还好这枚枪榴弹因失效未炸。不然就要发生一场无法挽救的误会。当他们正要发射第二枚时，又有大队人马涌向前来，再仔细观察，其行动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于是派了二名战士前去侦察，当两位同志看见他们身上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时，便走到路边细看，几位大军战士前来查问：“你们是什么人？”答说“老百姓”，但身上的木壳枪被抄出来了，因此又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两位同志问他们“你们是真的解放军吗？”

“解放军还有假的吗？”

“那我们也是解放军。”

“你们是什么解放军？”

“游击队。”

于是这二位战士被带去见他们的首长。首长问明情况后，叫二位同志把枪留下，回来叫派负责同志去联系，林艺圃同志派钟琛同志前往联系。钟琛和大军首长取得联系后，持部队首长给林艺圃同志的慰问信回来，商议第二天同去打丽水县城的事，并派章金亮来追赶我们。